地官修制

田制 一之三

經世遺表

五

六十五 又續一

經世遺表卷之

地官修制　田制一

井田論一

井田者聖人之經法也經法可通於古今利行於古而不便於今者必其法有所不明而然非天下之理有古今之殊也今言井田不便者其大端有二其一曰地勢不便其一曰民數無恒斯皆不深考乎先王之制而麤爲之說者也蘇洵之言曰溝洫澮川之制畛涂道路之法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

疆隴不可爲也又曰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此非蘇洵氏之言天下人之所恒言也凡爲是說者自以爲疏通識務不滯古跡快人快論有足以陵駕一世而不自知其庸暗至極不可与論於茲事也嗟呼今之山川堯舜三王之山川也今之疆域堯舜三王之疆域也其丘陵原隰墳衍藪澤皆未大變其或爲雨潦之所漱浸畚鍤之所夷塞者極不過尋仞之間未大變也夫孰云堯舜三王墮山塡壑斬巓實沼盡天下而爲之井乎誠如是也蘇氏期之以數百年臣以爲千萬年之所

弗能也儒林釋經有謬而後世之人奉注爲經篤信不疑寧堯舜三王受迂誕詭怪之誣而終不敢駁儒說一字皆此類也杜佑之言曰阡陌旣敝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理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其詳有從而爲之說者曰生齒衰殖日還月變雲滃霧渝計口授田欲其均平則今歲所完來歲破裂予之奪之受之還之若風沙之聚散雖使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其平其庸暗不聰又不特蘇氏之說而已若然堯舜三王之時其天下之民皆生產有期死

亾有限今可以執其總而平其分也乎不然將謂堯舜三王之世原未嘗有井田之法而經典所載皆齊諧虞初而止乎何堯舜三王之能沛然行之而今終不可效也嗟呼天下之理一也今人之所必不能亦堯舜三王之所不能堯舜三王之所已能亦今人之所必能豈有疑哉夫孰云堯舜三王之世盡天下之民而計口分田乎下焉者沈漸於無根之俗說上焉者拘滯乎先儒之誤注雖赫赫經文可證可據有足以破千古之惑者則莫之察焉此天下之通患也 臣亦習聞其說謂必酌古今之宜施變通之術俾之無甚高論今可以舉而措之

而後其法可小行及觀聖經諸文乃臣之所欲參酌而
變通之者原是先王之本法但當表章經文按而行之
不必鑿鑿然裁損修潤也嗟呼聖人而迭闊孰爲縝密
聖人而瞢昧孰爲疏明信道篤無往而不釋然也

井田論二

井田何爲而作也井田者九一之模楷也擇平行之地
或數里一井或十井相聯其云盡天下而爲之井者先
儒之說也天下之田長焉短焉斜焉橢焉銳焉鈍焉匾
焉喎焉有精於數理者絜之以句股會之以羃積升除
折補以得其所函之實於是召佃夫而告之曰爾田八

公田一以八治一輸之公吾將用之民且嘵嘵然退而議之曰吾田無乃小乎爾田無乃大乎公田或者其彌大乎惑焉爭焉怨焉詛焉歷世而不能平井田於是乎生焉就平衍之地畫地爲井扵是爲之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縱橫各十步）畝百爲夫（縱橫各十畝）夫三爲屋（如三間之屋）屋三爲井（其形如井文）扵是眡之四角平直間架均正甲之百畝無以異乎乙之百畝乙之百畝無以異乎公田之百畝扵是召佃夫而告之曰汝眡茲井以茲爲率歸眡汝田驗其九一於是嚮之所謂長者短者斜者橢者銳者鈍者匾者喎者壹以是劑焉則其所函之同不同可

瞭然此井田之所以作也聖人以規矩正方員以六律
正五音以井田正九一以之爲楷焉爲模焉型焉範焉
使愚氓之在野者知所以度其田之中式而已顧何必
隳山塡壑斬巖實浛盡天下而爲之井然後快於心哉
其可井者井之其不可井者規焉町焉莱焉畜焉壹冒
之以井田之畢升除折補束之以井田之總於是捨其
九數乘之以十於是其不井者亦數之以井曰十井爲
通十通爲成十成爲終十終爲同以之賦禾糊以之賦
車乘以之作都鄙以之封侯以之建伯此堯舜三王之
法也後之儒者瞥見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必欲十十開

方無缺無礙想之如棊局之有經緯經所云方十里者想之如棊局經所云方百里者想之如棊局經所云方千里者想之如棊局於是出而眡冀州之地無此大野出而眡兗州之地無此大野出而眡雍州豫州之地無此大野於是爲之說曰必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持之數百年然後其事乃成嗚呼其亦不息而已矣吾東之田十束爲一負十負爲一總十總爲一結亦未嘗十十開方何必通成終同必待開方而後乃立其名哉此其易悟者也

井田何爲而作也井田者農家之陣法其云計口而分田者妥也東天下之農夫八八爲伍使治百畝其八人爲一伍斯之謂一夫也其三八二十四人爲一隊斯之謂一屋也（卽夫三爲屋）其八八六十四人爲一旗斯之謂一井也十井爲一通者如合旗而爲哨也十通爲一成者如合哨而爲司也十成爲一終者如合司而爲部也十終爲一同者如合部而爲營也餘夫者夫婦二人也餘夫二十五畝者奇兵之游出也四餘夫相合又成一夫四九三十六餘夫相合又成一井與所謂九夫一井者總以計之爲通爲成爲終爲同以之出賦斂以之起軍

旅此古之所謂井田夫孰云計口而分田哉天下之生
久矣生育蕃滋盈溢乎海内如欲計口而分田堯舜其
猶遁矣一日之中九州之内其嬰孩之出於腹者以萬
數其耇老之没於窀者以萬數或乳而殤或童而夭或
壯而折或凶年饑歲餓而莩或瀸㸑然繁殖或廓豁然
壺亾其盛衰登降日殊而月不同又烏能執其總而立
其率令得均分而無敧側哉聖人多智必不肯枉始茲
事也況民者胥資以生者也飯雖貴悉天下之民而歸
於田亦困而死而已矣工不攻金攻木攻陶瓦塼埴以
出其器用則有死已矣商不通貨財遷有無以濟其匱

乏則有死已矣虞不作山澤之材牧不蕃養鳥獸𢡱不
治絲麻葛枲以資其衣服則有死已矣若是者皆不可
以爲農不可以爲農則不可以授田計口立率以分其
田有是理乎田也者天子諸侯之物也天子諸侯之有
是田而頒之於農夫也猶今之富人有是田而授之於
佃夫也富人之授田于佃夫也必擇其健壯勤奮有婦
子傭奴可助其功者授之天子諸侯之授田也何以異
是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唯其可農者任之以農故九職
農居一焉盡天下之民而計口分田有是理乎父母有
十子其可農者農之其可工者工之可賈者賈之其職

事既分其生理以贍冢宰之以九職任萬民何以異是今之議井田者必先算一國之田結又繼算一國之民數五率而均其分曰田結不足曰民口恒溢於是乎爲之說曰上古之世地廣人少則可以爲井田後世生齒日繁則井田不可復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籍農夫而配於田如籍卒伍而配於軍其外於籍者各以其職與農夫通功易事以贍其食斯之謂制民產顧何嘗使天下之黔其首者咸得百畝之田各自謀其食哉然則井田之法可復於今日不可但緬邈馳心慨唐虞之難企也若其所憂則有一焉古者天子諸侯爲田主今也羣黎

百姓爲田主斯其所難圖也必持之數百年不撓收之
有漸行之有序而後乃可以復先古之法其始也爲限
田爲名田爲均田及其久也還太阿之柄瀉建瓴之水
庶乎其沛然無閼矣○井田之制散見諸經先儒之注
多牽纏不通所以識務之人必言井田不便今取諸經
要義疏理如左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
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楚蔿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量其林鳩藪澤禁其楚辨京陵爲墓地表淳鹵輕其稅數疆潦減其租規偃豬度其水町原防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爲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九夫爲井量入修賦量九土所入賦車籍馬稅民之財備車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臣謹案物土有九唯衍沃之地乃爲井田則蘇洵所謂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已歸於誣矣衍沃之地畫井如法九九開方原防之地片片爲町算其所函折長補短以爲百畝束九爲井與井通計十井爲通十通爲成此古井田之法也盡天下而爲之井有是理乎

鄭曰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
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
牧○賈逵春秋傳註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
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
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
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
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
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
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春秋正義云
鄭玄云二牧而當一井是鄭賈同此說也按周禮所授

民田不過再易惟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
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
予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
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臣謹按杜
氏不用鄭賈之說是矣然原隰者可食之地也曰町曰
牧皆是田名賈說不可全棄然原隰之地亦有膏腴當
算其羃積束之爲百畝与井通計不必爲三易再易之
說也
馭義 鄭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
國○又曰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

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賈云中一夫入於公四畔
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要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
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又曰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
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
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節○又曰井田之法備於一
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
國鄭大都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鄭小都
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凡四
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賈曰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

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謂井田之法故知爲
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
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与匠人謂井
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也○臣謹按鄭注周禮一往多
誤此章其甚者也周制王城之內謂之六鄉城外近郊
謂之六遂五十里之內百里之內謂之遠郊遂之外二百里之
內謂之邦甸卽公邑三百里之內謂之家稍大夫之采邑四百
里之內謂之邦縣小都之所在五百里之內謂之邦都大都之所
在家宰九賦之註本出於司馬法司馬法云百里爲郊
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其

義有所本也但遂人所掌止於六遂之内小司徒之經土地而制井牧内自遠郊外達邦都乃鄭專以此章屬之於造都鄙一事不亦謬乎周法唯六遂別用什一之税遠郊以外皆用九一之税故六遂什一之制遂人掌之遠郊以外井牧之制小司徒掌之也遠郊也邦甸也家稍也（三百里之内）但有井邑丘甸不立縣城雖有四甸不束之爲縣（無小都）邦縣之地但有邑丘甸縣不立都城雖有四縣不束之爲都（無大都）蓋以二百里之内王霸密邇但以丘甸供其田役其外一重令置大夫之采邑名之曰家稍（馬食粟穗曰稍）使各保守已有禦外之意其外一重列

作小都名之曰縣以封同姓其外一重列作大都令四倍於小都名之曰都以封子弟詩云大宗維翰宗子維城蓋指此類乃所以藩屏王室也且所謂小都大都未必皆封君留守故魯之三家各主一都謂之三都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又使高子羔爲費宰是以宰而守之也晉獻公令申生守曲沃曰分都城閔元年申生之前曲沃之都無封君也鄭武公令叔段守京城曰都城隱元年叔段之前京城無封君也旣無封君其可無守宰乎家宰以八則治都鄙所謂八則者一曰神二曰官三曰吏四曰士五曰用六曰民七曰威八曰衆縣都之宰有

官有吏有士有民仰而事神俯而馭衆与今之郡守縣令其職相同王子弟有可封者則封之不然則置宰其法通於諸侯故孔子爲中都宰子游爲武城宰宓子賤爲單父宰皆此宰也鄭玄必以立國爲說不亦謬乎井田之法内自遠郊達於畺畿五百里鄭每云鄉遂用溝洫法都鄙用井田法然則中間三重之地又用何法宜遂荒廢而無田乎其不了如是矣臣又按六鄉者王城九區之六也六鄉之人專習德行道藝以聽鄉黨州閭之教或仕爲士大夫或仕爲府史胥徒而已此中無一箇農夫亦無一方之土可種禾黍鄭每云鄉遂用溝洫

法不亦謬乎十夫之溝百夫之洫此六遂之法於六鄉無与也六鄉之聚五家爲比五比爲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聚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四郊以外之聚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丘爲甸爲縣爲都皆以六層爲制也一鄉之數一萬二千五百家一遂之數亦一萬二千五百家而一都之數不過爲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一井八家一邑三十二家則一都之數如此）其多寡不等者六鄉之內其所受廛地大小相等不得闊狹五五相比不得加減故其數如彼六遂之內雖各散居亦五五相比井牧之地其地間曠各自散居以就田土亦有餘夫

小戶不成一家者參錯其中故不得以五家起𥨪但以
井地爲準凡四井之民東之爲邑凡四邑之民東之爲
丘凡四丘之民東之爲甸通計一都大小民家亦必与
一萬二千五百不甚相遠此先王制邑之精義也○臣
又按井田之法中爲公田四畔爲八夫之私田此不易
之義也經云九夫爲井者百畝之地元稱一夫與步百
之爲畝井十之爲通名例相同字書有昳字此是九夫爲井之昳也非謂
民夫有九人也鄭乃曰九夫所治之田不亦謬乎賈爲
是䦨乃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然鄭以百井爲九百夫
算而上之終乃云四千九十六井爲三萬六千八百六

十四夫以出田稅豈亦以地言乎鄭玄不信孟子堅以一井爲九家九家各治一區各出王稅其什一九一都不可知其失豈可諱乎審如是也畫爲九區絶無意義豈聖人之法乎九一者天下之通法唯六遂之内別用什一不可混淪如是也○臣又按井田之法唯於行沃之地時畫一井以立矩率以示萬民以定九一之大法而已或一井孤存或數井相聯其或平原廣野容有十井之相連者然所謂十井爲通百井爲成者一井二井之散在墳衍者合而計之以充其數不唯是也汙萊町畽一畯之田匾者橢者尖者鈋者折長補短束之爲百

畒百畒旣九東之爲一井一井旣十東之爲一通一通旣十東之爲一成推之事理而必然證諸經文而可悟鄭每以一成之地想之如棊局乃曰四井之邑方二里四邑之丘方四里四丘之甸方八里甚則曰旁加一里爲方十里以作一成謂方八里四畔各加一里之慱不亦拗乎開戶展紙作圖打算辛苦崎嶇以完一成之制而此戶一開無此大野鄭將若之何〇臣又按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考工匠人疏甸者邑聚之名成者田總之名守土者以甸而出車治田者以成而出車故其文如彼其云方八里方十里者推移折

補開方以算之故其文如彼乃鄭乖拗必欲以一甸爲一成而甸之所函六十四井成之所函乃爲百井鄭爲是惘於是乎爲之法曰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至於一同則曰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五千九百有四井治溝洫全文見注疏是萬井之地以四千供王稅以六千治溝洫也天下其有是乎溝洫疏瀹之役雖亦可苦一番完築可至數百年無事或有於塞以時濬治而已何至歲割六千以防此濬治之費哉出稅之民何其苦也治澮之民何其樂也天下必無此法章句腐儒之見譏於桑大夫不亦宜乎○臣又按畿內分封之法極於

一都故都曰大都縣曰小都見於載師其文確然鄭乃曰畿内有百里之國不亦過乎鄭所據者王制也然王制九十三國之說朱子已破之見陳澔集說春秋傳曰大都之城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隱元年坊記曰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都之耦國聖人所戒矧可以百里之國布列於畿内乎舜本紀云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都之爲物本非國也舜稱都君不稱國君周召毛聃之等以其采邑爲之爵號而已周國召國所未聞也況鄭所謂百里之國乃一同田之所封也鄭以邦畿千里之地想之爲棊局曾無一峰一林纖翳

其間故欲於百里之内全得一同之田迂闇至此亦可以休矣然蘇明允塞谿壑平澗谷之說皆起於此等誤註臣不敢不辨

賈以二十五里之國爲家邑天下有以家邑爲國者乎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與畎同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鄭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賈曰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節後漢用牛耕種故有歧頭兩脚耜今猶然也遂人

云夫一廛田百畝彼雖爲溝洫法一夫則與此同也○又曰按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則同也按彼鄭云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在夫間故遂則從矣此云田首倍之爲遂遂卽橫也彼則遂從而溝橫此則遂橫而溝從○又曰彼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爲自然川也○臣謹按伐者垡也發者畷也其字同皆以耜起土之名經云一耦之伐者謂二耜之所垡廣尺深尺也鄭乃云甽上曰伐明是誤註貫乃云畎上高土謂之伐此順鄭而言無足怪者○又按

岐頭之耜此古人之法流至漢末也但古者兩人耦耕漢時一牛獨耕鄭乃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夫以兩人各持一金之耜共作一尺之甽手勢參差必難雙行此亦鄭氏之迂處也○臣又按川者流水也經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見下文天下豈有人作之川乎遂人以十匠人以九此雖不同川則皆天作也大抵井田溝洫之制當自大川之邊隨勢立經南流北流之川當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流西流之川當以東西爲經南北爲緯鄭所云南畝圖意亦迂儒閉戶之所作也古人或云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云南北

曰阡東西曰陌葢亦川流之經隨地不同其名以殊而川居之人各憑古聞凡經者謂之阡凡緯者謂之陌迺儒欲以南北東西執定阡陌之名亦難矣禹自奏其功曰濬畎澮距川濬川距四海則川直達海尚可曰人作乎大凡田水之行也耜發爲畎畎者緯也畎注于遂遂者經也遂注于溝溝者緯也溝注于洫洫者經也洫注于澮澮者緯也澮注于川川者經也若其畫井之法起於川邊十畝之長十十開方以爲一夫三夫之長三三開方以爲一井十井之長十十開方以爲一成十成之長謂之一終十十開方以爲一同此井田之大數也然始於川邊終

於山根其間地勢長短廣狹遠近斜正隨地不同則此
井田或畫至一井遂逢山根或畫至百井得成一成或
未滿一成即逢山根不得成成或平原廣野其方百里
渺渺漫漫一望無際則百成開方可爲一同雖然無缺
無礙完爲一同者天下蓋絶無也然聖人制法如是者
如皐陶謨五服之制大司馬九畿之法極其所至準備
爲説非其地悉然也乃鄭註賈疏皆想之如棊局五服
之方五千九畿之方萬里一同之方百里都如棊局無
復一角之鋟豈理也哉後世之論井田者必欲得方百
里平衍之地畫之爲一同然後乃議施行此天之下何

處得此地乎將謂堯舜三王之世山川原隰非今日之觀乎九澮而川周其外者鄭玄之謬義也○臣又按經云井間者謂一井之內也其云成間者謂一成之內也其云同間者謂一同之內也考工記文例本自如此輈人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軫間是一軫頭尾之間也鳧氏曰銑間去二分爲之鼓間銑間是一銑始終之間也鼓間亦然則井間成間亦當釋之如此乃鄭含糊鶻突無所分劈今之學者專執遂人章夫間有遂一句遂以井間爲兩井之間以成間爲兩成之間同間爲兩同之間若然三里一溝自此溝至彼溝其間三里十里一洫自此

洫至彼洫其間十里百里一澮自此澮至彼澮其間百里稀闊如此一遇水潦必堙塞潰決損其禾稼漫其經界聖人解事必不爲是矣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鄭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又曰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

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又曰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臣謹案十夫之溝百夫之洫以定什一之率者六遂之田也六遂四郊同在百里之內其郊遂相分之界經雖無文以意推之五十里之內當爲六遂五十里之外當爲遠郊也六遂七萬五千家每以九家治田十畮十百畝則九千家治田萬畮萬百畝七萬五千家共治田八萬三千三十三畮其什一乃公田也十十開方不能爲方百里所不足者田七成有餘王城五十里之內

若無大山大澤荒廢之地則庶可以容此田也此田密
近王城師田政役多於外地祭祀賓客大喪大葬皆有
供億先王特用寬典別行什一之法自遠郊以往皆是
井田其率九一鄭每云采地用井田法鄉遂用溝洫法
而遠郊邦甸終無所論今乃以采地之制別之於鄉遂
公邑則公邑亦非井田矣公邑者邦甸之地二百里之內而
猶不爲井則四郊尤可知矣今按經文十夫之溝百夫
之洫明是六遂之制而小司徒井牧之法通括遠邇鄭
君何苦違此的確之經文而自立其法也井田爲經法
什一爲特例六遂之外豈有所謂十夫之溝哉謬矣○

臣又按夫三爲屋屋當讀之如乘屋之屋古制屋皆三間東爲阼階西爲賓階其中堂之南謂之兩楹之間斯可知也井田三區其形如三間之屋故曰夫三爲屋鄭訓屋爲具亦覺少味一井八家今謂之三三相具又何說也○臣又按通成終同以十乘十之名也邑丘甸縣以四乘四之名也其率絶不相同鄭每以一成容一甸自捌緣邊十里之說謂之治洫其好詭如此○臣又按載師云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宅稅之謂也鄭於彼註不言某稅今於此註忽謂之田稅何也田稅極於九一其輕者什一夫豈有十二乎下將詳論今姑略之詳下載師

條

駁義 鄭曰孟子曰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莇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稅○又曰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内用貢法者鄉遂及

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莇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賈云無藝謂宣公稅畝況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周之畿内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鄉國亦異外内之法耳○賈曰按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註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士十人徒二十人竝據郊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所引證周之畿内之事而云以司馬法論者司馬法必論周之畿内用夏之貢法非鄭虛言但

餘儕所不見耳○臣謹按鄭玄不信孟子不信論語不信詩不信春秋而歸重於載師司馬法二文謂周法有貢稅而無公田設令二文眞有不合尚不當執此二文以擊羣經況二文皆無證乎載師所論一是任田之法一是稅宅之法鄭以稅宅誤作田稅（詳下載師條）遂疑周法異於九一旣一錯矣況司馬法之散見諸家之註者又未嘗明言周法有貢稅而無公田賈疏雖云必論貢法若其本文眞有明言鄭註詩註禮豈有不引之理其言亦億之也○臣又按鄭所論貢法助法其苦樂輕重亦乖反矣如鄭所論則貢法但貢其穀可樂也莇法旣治

公田又有收斂可苦也乃曰鄉遂公邑以不恤之故用貢法邦國都鄙以慮貪之故用助法豈合理之言乎今考經文六遂明用什一都鄙明用九一內輕外重內樂外苦如此而鄭之所言悉皆相反豈不謬哉且云邦國用助法而乃云諸侯以什一爲徹則助法豈什一乎鄭之所言皆散漫而不根矣

鄭曰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賈曰諸澮旣多當各記水所出之處著其名使人有所稱謂也○臣謹案十里一澮其長百里則其水頗大不可以無名也江淮河漢川之大者也伊

洛瀍澗川之小者也一川源委其所受之澮雖多少不
等總有名稱井田之功蓋自川邉始也
賈曰畎遂溝洫皆廣深等其澮廣二尋深二仞若以孔
安國八尺曰刃則澮亦深廣等但度廣以尋度深以刃
故別言之若王肅依爾雅四尺曰仞深二刃八尺与廣
二尋不類鄭以刃七尺淺於廣二尋二尺者以澮爲大
故宜淺校二尺與溝洫不得相類也○臣謹案溝洫等
若不砌石土必斜塌凡所謂廣幾尺者當以水底實開
之度爲準也十里一澮其水甚大安得止此當以孔安
國之說爲正澮亦廣深相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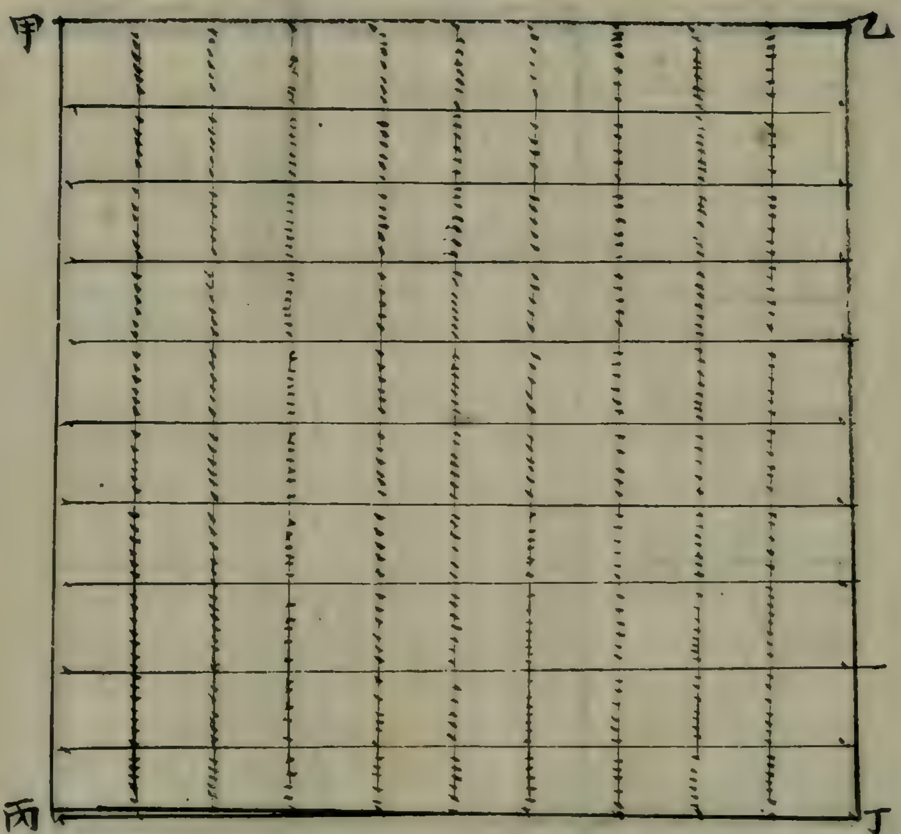
經世遺表卷之

地官修制　田制二

臣竊考井田之法蓋其疆理之功起於川邊川者經流也耜垡之勢視川爲緯畎者緯也耜至十畝屈而反之十十開方以爲一畎則一畎十畎也（實九畎）十畎之首臥以一遂（經所云田首倍之）遂者經也（與川流同勢）九畎開方以爲一井則一井四遂也（實三遂）四遂之長構以四溝（溝之井交）爲溝者緯也與遂相交則一井四溝也（實三溝）十井之首臥以一洫洫者經也洫至十井乃入于澮十井之長十十開

方以爲一成則一成十洫也（實九洫）十成之外卧以一澮
澮者緯也澮至十成（即一終）乃入于川十成之長十十開
方以爲一同則一同十澮也（實九澮又有兩邊二澮）十澮之首卧
以一川川者經也南流北流以南北爲經東流西流以
東西爲經而遂溝洫澮之名各視川流之勢以爲經緯
此古井田之眞面也注疏乃云遂人則遂從而溝橫匠
人則遂橫而溝從豈不謬哉
今取遂溝洫澮之等各爲圖如左

一夫九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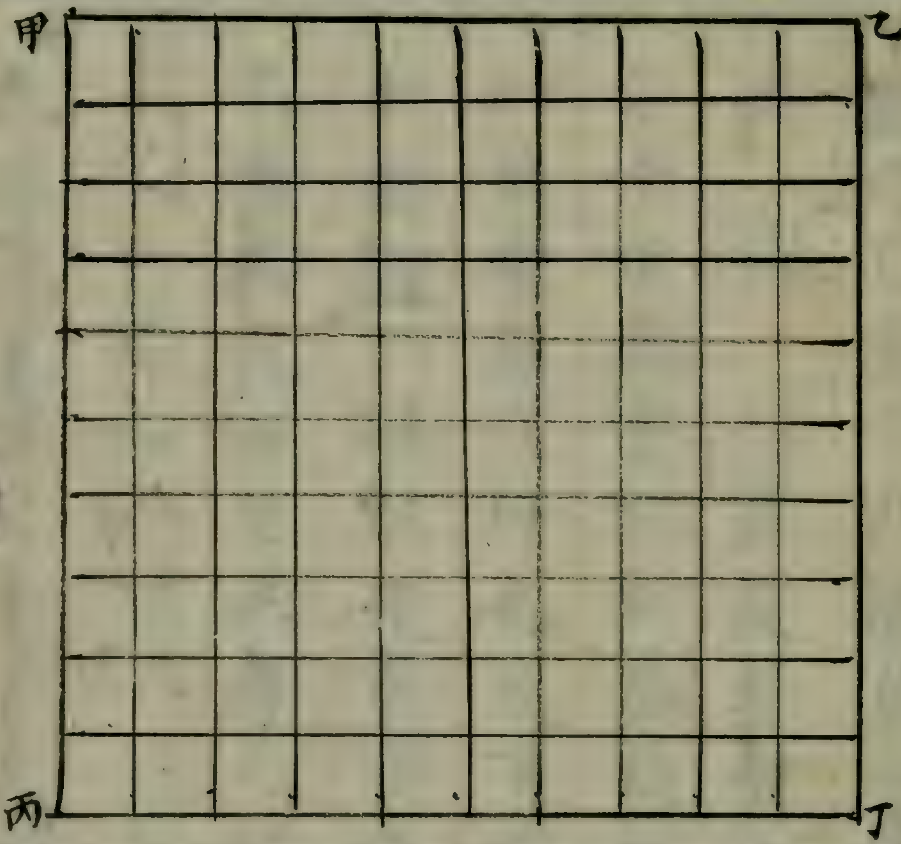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一夫百畝之地甲丙線乙丁線遂也遂者經也与川流同勢甲乙線丙丁線溝也溝者緯也遂水之所注中間九横線皆畎也畎亦緯也畎水注於遂其細點九行有如從線者一畎之長分爲十畝十十開方以爲百畝也畎之長竟十畝一耕百步至遂之長竟十畝至十畝遇溝溝之長竟一井此圖溝亦如遂者三分溝之一也

一井四遂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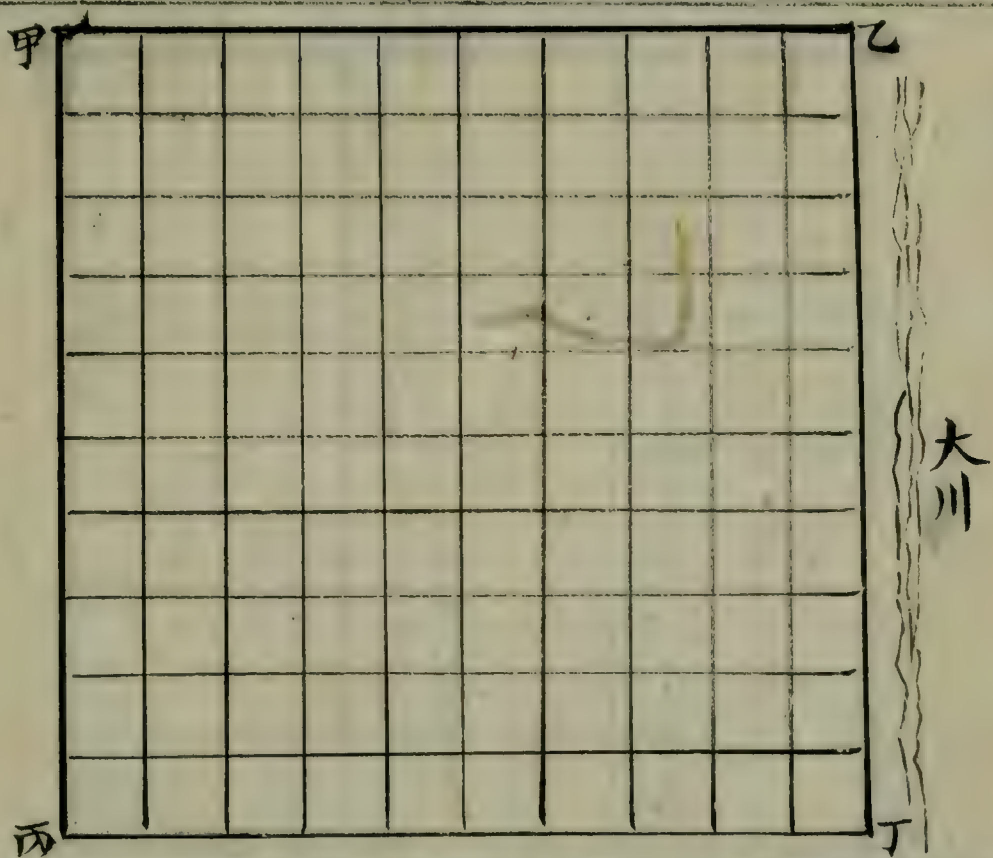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一井九夫之地甲丙等四從線皆遂也經甲乙等四橫線皆溝也緯○遂之長竟一夫卽遇溝溝之長竟一井乃遇洫圖面雖經緯交錯溝長遂短覽者宜知之○諸井相連則遂與溝其實各三○凡遂上有徑溝上有畛今所不著

百井一成十洫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百井一成之地其甲丙等十一從線皆洫也洫者經也与線流同勢甲乙線丙丁線澮也澮者緯也其線横中間之九横線皆一井之外溝也緯○溝之長竟一井即遇洫洫之長竟十井乃澮遇澮之長竟百井乃遇川圖内其長皆相等者凡溝宜作十段看凡澮宜作十分一看只著一成之所經唯洫爲實度也洫之長竟十井

百成一同十澮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一同方百里之地 其十一橫線皆澮也 緯 其十一從線皆洫也 經○洫注於澮其長止於一成 長不過十里 澮注於川其長至於一同 一同長百里 圖内雖經緯交錯洫短澮長覽者宜知之○凡洫宜作十段看唯澮爲實度 長百里 ○川上有路凡遇澮入之處上有橋梁

右圖四首臣謹依經文辨其經緯別其長短以明其法數而已若以此圖舉而措之以議其施行必不能盡之爲一成一同若是者何也其方一里者畫之如棊局其方十里者畫之如棊局其方百里者畫之如棊局其方一里者猶之可也天下有方百里可以爲棊局者乎方十里猶不能然况方百里乎經云方百里爲同則同閒之澮其長百里也考之於經其廣不過二尋二尋者中人之二丈也人身之長多八尺夫以二丈之渠每到十里受一大澮流至百里受十大澮而其廣不加於二丈其終於無病乎天下莫纍於潦水今若以方百里之内山陵谿

谷畎遂溝洫之水東之於十澮之中而其入川之口猶不過二丈則臣知其氾濫逆行包原隰而潰墳衍瞬息之間其黍稷稻粱之薿薿芃芃者將漫爲流沙而一望無際矣雖禹稷在岸亦立視而不能禁矣將云聖人少智制法如是乎將云作是經者考工記不知先王之典章謬以不驗之法著之如是乎作是經者閉戶而制法註是經者閉戶而作圖壹於是棊局之翫而卒不能畫一畦而插一苗則儒者之見笑於桑大夫其亦無辭而可解矣然則杂何註是經者閉戶而作圖臣固言之作是經者閉戶而制法必無是矣經之下文備說本理顧先

儒不之察耳凡議井田之法者先讀上文以畫其棊局次讀下文一變其棊局然後一成一同始有可完之日矣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句水屬句不理孫謂之不行句梢溝三十里而廣倍防音勒屬音注孫音遜

臣釋曰遠言之則南山北山之間必一川橫臥通言之則左厓右厓之間必一溪流出溪是天作雖小亦川也大川逕於百里人由川上之路而行者及盡百里其間遇小川之入于川者必不下數十此必然之理也言此

者明畫井之法先觀大川以之起功其小川因其天作而爲之溝洫不可畫之如棊局也○溝者五溝之通名故夏官司險畎遂溝洫澮謂之五溝也涂者五涂之總名防者地之脈理肋者筋也地之肋如人之筋脈○水屬謂以此水注於彼水相連屬也鄭玄讀作注孫順也理孫謂順其本勢也終必泼溢故謂之不行○梢刻削也梢溝者治溝令上小下大如木梢也三十里而廣倍者自初起時寸寸微廣以至於此非至三十里猝增爲倍也澮之初起其廣十六尺則流至七里半其廣二十尺流至十五里其廣二十四尺流至二十二里有半其廣二十八尺流至三十里其

廣三十二尺還視初起時其廣倍之也（爲二尋之倍）○人作
之溝極不過三十里（今中國漕溝穿至數百里三古無此跡也）故遂人作澮
亦止於三十餘里然苟欲準備則前溝流至四十五里
其廣四十尺流至六十里其廣四十八尺流至七十五
里其廣五十六尺流至九十里其廣六十四尺流至百
里其廣七十一尺三寸零以中人之身幾滿九丈其源
委雖長庶可以寫其水而無潰決矣○或曰三十里而
廣倍則六十里之廣又倍於三十里爲六十四尺九十
里之廣又倍於六十里爲一百二十八尺若然此溝至
三十里猝變其勢左滑磬折而向左右滑磬折而向右

至六十里又變其勢開口如前法豈有是乎雖江河之水其漸大之勢千里如百里萬里如千里無三十里猝變之法何獨溝如是乎其義非也○總之田間之澮三十里而廣倍則一同之田左斜右仄棊局破已久矣其溝上狹而下闊則其田上闊而下狹何以爲棊局乎凡溝必因水埶亦經文見下則緯溝經洫亦當視溪澗天作之埶爲之進退其可築而正之者築之其可剷而正之者剷之其或石脈地防不可築剷或陂陁崛起不能理孫者不得不屈其溝洫以就其理孫此天下之公理禹稷之所不得不然也若然其溝澮之水或不得不磬折或

不得不句倨或紆餘以蛇行或旁仄以蟹行不能皆直如弦也若然其田疇之在是旁者不能皆畫之爲井其水理孫而弦直者其田畫之爲全井其水理孫而紆曲者其田或爲八畉或爲七畉或鈌一角或虧一畝或贅一角或賸一畝破落牽連不能平直將何以畫之爲棊局乎不唯是也一同之田狀如棊局無一片空土參錯其間則其佃夫九萬皆環田而列居矣其緣邊諸田可以耕治而纔入五里已漸不便十里十里至於中心則五十里也竆日之力僅可往返耕耰鋤銍奚暇爲之棊局一同非大夢乎若云田中有廬如戍卒屯田之法則及

其秋冬入保之曰載其藁總攟其籽粒五十里而爲廩世無此事何況所種牟麥又誰養之輦載渡溺寒天短日五十里而糞麥不已勞手農家之事四時無隙冬月雖閒不能相忍出其糞壤修其版築颺其塵雜流其汚惡土以之肥沃人以之暇逸若於五十里之外遂過三冬農事其荒矣入保之說元自孟浪詳在下棊局之制破已久矣○理旣然矣則經云方十里爲成者完井計之爲一井殘畉合之爲一井通共百井之田名之曰一成開之曰方十里非直一成之田正方如棊局也經云方百里爲同者完成計之爲一成殘井合之爲一成通共萬井

之田名之曰一同開之曰方百里非直一同之田正方如棊局也上公之方百里其田一同乃謂之方百里山林川澤不在計也上公之國必不似棊局猶謂之方百里則一同之田雖不棊局獨不謂之方百里乎一井之間四遂四溝雖不可加減一同之間不必爲十澮也百里之川其溪澗之赴於川者小者引之爲緯溝其大者順其勢而治之注之於川此天下之公理禹稷之所不得不然也大溪適十則因以爲十澮其或八九者鑿之爲十澮其或踰十者或二或三亦因其勢而爲之澮而已有誰能過其流而爲洫以緯而爲經屈折而注於澮者乎

水注不理孫經已戒之矣然則成間之洫亦有然者經十里而直如弦蓋未易也洫長本十里洫澮之水其可一定爲法無加無減如棊局之有經緯乎〇今始拭眼再看經文何嘗云一成之内必有十洫乎何嘗云一同之内必有十澮乎經但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而已經但云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而已不錄其數者非經之略之也因天作而順地勢其數不可定也繼之曰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川之數不可定也繼之曰逆地防者不行不理孫者不行則澮洫之數不可定也繼之曰梢溝三十里而廣倍之則澮洫之長與

廣不可定也經何嘗定其數乎凡經流而逕十里者其
名爲洫其名爲洫則其廣八尺凡緯流而過十里者其
名爲澮其名爲澮則其廣二尋經所言者明此而已○
臣又按洫之初起其廣八尺則流至十里其廣十尺六
寸零亦梢溝之例

鄭曰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与不理孫也○又曰
梢溝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
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臣謹案經論作
溝之法鄭卻以鑿龍門播九河當之豈鑿龍門播九河
是作溝之法乎凡溝皆田水也溝者構也与遂洫交構

也不墾之溝何至於三十里乎始雖不墾流至於三十里則其左右兩旁必有田疇何得謂之不墾乎古無漕溝鑿是溝將安用之讀之如螵蛸訓之謂漱齧亦奇語也田之溝不漱齧乎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奠音停）

臣 釋曰奠水者停水也淵者渟水也磬折者折而其隅爲鈍角也（磬之倨句一矩有半是鈍角也見樂書）參伍者鄭云直行三而折行五也句於矩者折而其隅爲直角也（如曲尺）水回則必淵（顏回字曰淵）折之如矩使之回也此節論溪澗流水之

勢明天作之水不能直行其欲因之爲田溝者或引之如磬折以行其停水或折之爲矩句以成其洄潏皆所以因其水勢以作田溝也故繼之曰凡溝必因水勢○水漱之者以水而流土以省畚鍤之勞也水淫之者以水而堆土以省掘撈之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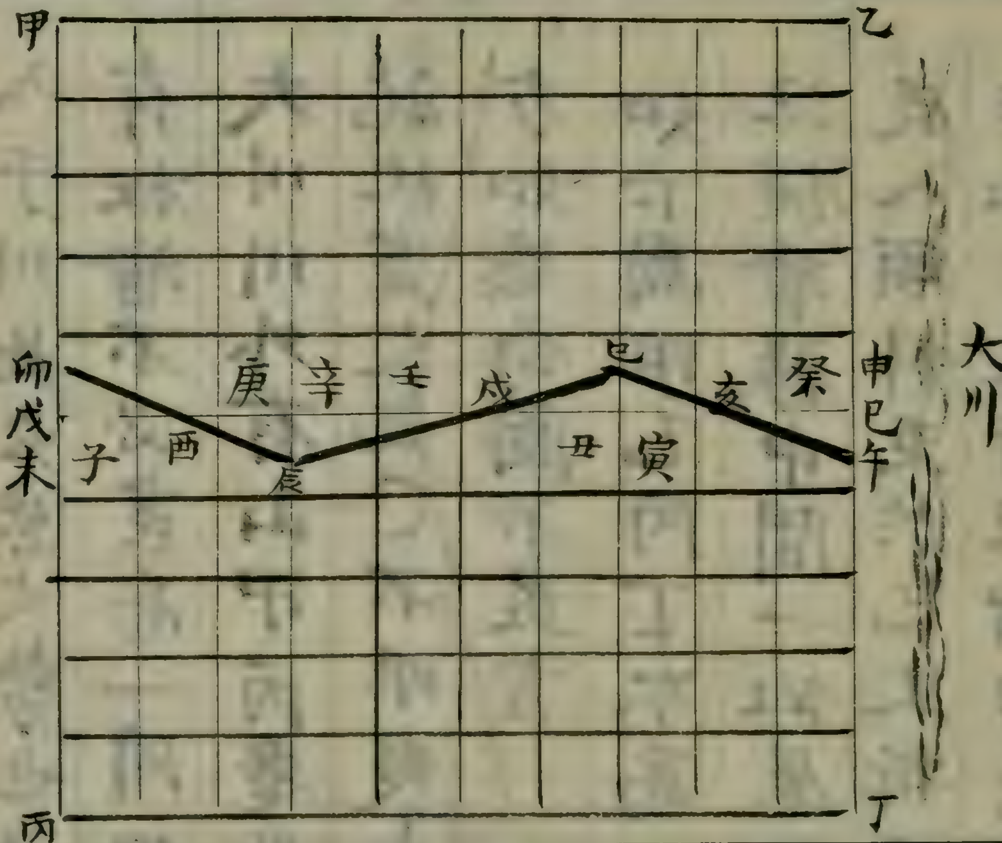
凡爲防廣与崇方句其閷三分去一句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句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閷音色界反

鄭曰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臣釋曰大防者陂澤也田間小防内外皆閷之陂澤大防唯外有閷其内淺短

不爲稠也○一曰先濬之者爲溝必去土爲防必起土其役民之法勿起大衆先取數人一曰奏功以爲程也濬猶捘也度淺深謂之捘見字書 試冷熱謂之捘其義同也○里爲式者力役之事必以里調之先試一里以出程式也傳衆力謂使衆力附於此役也鄭讀里爲已不必然也

臣謹案井地或其洫澮巧逢地防者不能疆理如法試爲圖如左○如下圖甲乙丙丁本爲一同之地方百里 該有十一澮横注大川緣中間一澮屢犯地防不得由戊巳正線乃自卯入頭斜至於辰又折而前斜至於巳又折而前斜至於午以入大川名曰枉澮於是所經諸田悉被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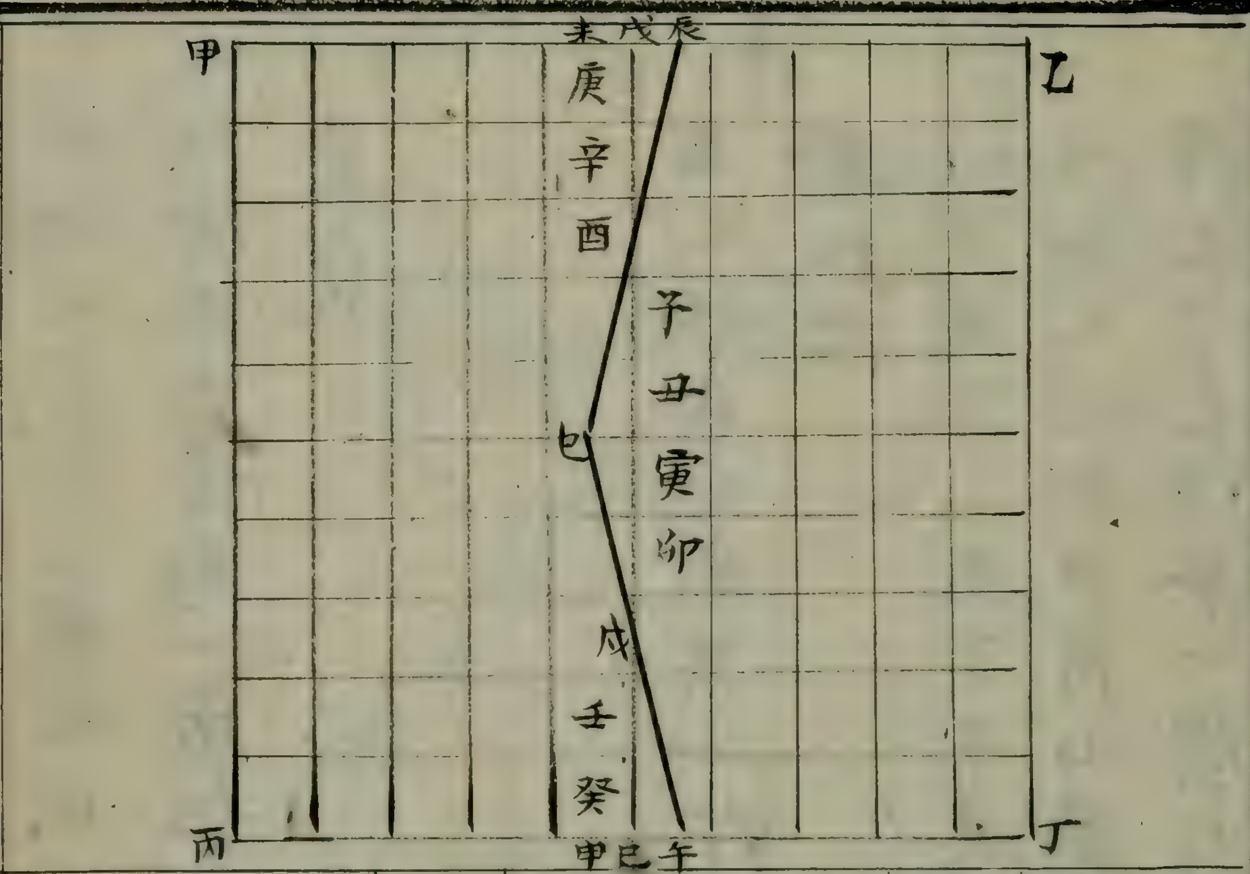
一同之地中有枉澮不能爲同圖



礙不得畫之爲一成唯庚辛壬癸子丑寅七區得爲完成其餘或六七十井或八九十井猶得相連其間隙地或得數井或爲棄地○再論戊巳正線著不鑿渠則卯申之間十區未午之間十區不能正其疆域又其洫水之長將踰一成不得不依線鑿渠注之枉澮乃自戌而鑿之至酉而注之又離酉而鑿之至戌而注

之又離戌而鑿之至亥而注之又離亥而鑿之至巳而
入于川此必然之勢也此渠大小宜与洫同○此地既
有枉澮不必畫爲一同但緣甲乙邊外丙丁邊外各有
大川川外有山甲丙邊外原有山陵不可拓地不得不
就此畫之也○不唯是也澮之下流既廣一同不能正
方如棊局圖不盡言
如下圖甲乙丙丁本爲一成之地方十里該有十一洫下
注橫澮緣中間一洫屢犯地防不得由戌巳正線乃自
辰入頭斜至於巳又折而前斜至於午乃克入澮名曰
枉洫於是所經諸田悉被妨礙不得畫之爲一井唯庚辛

一成之地中有柱洫不能爲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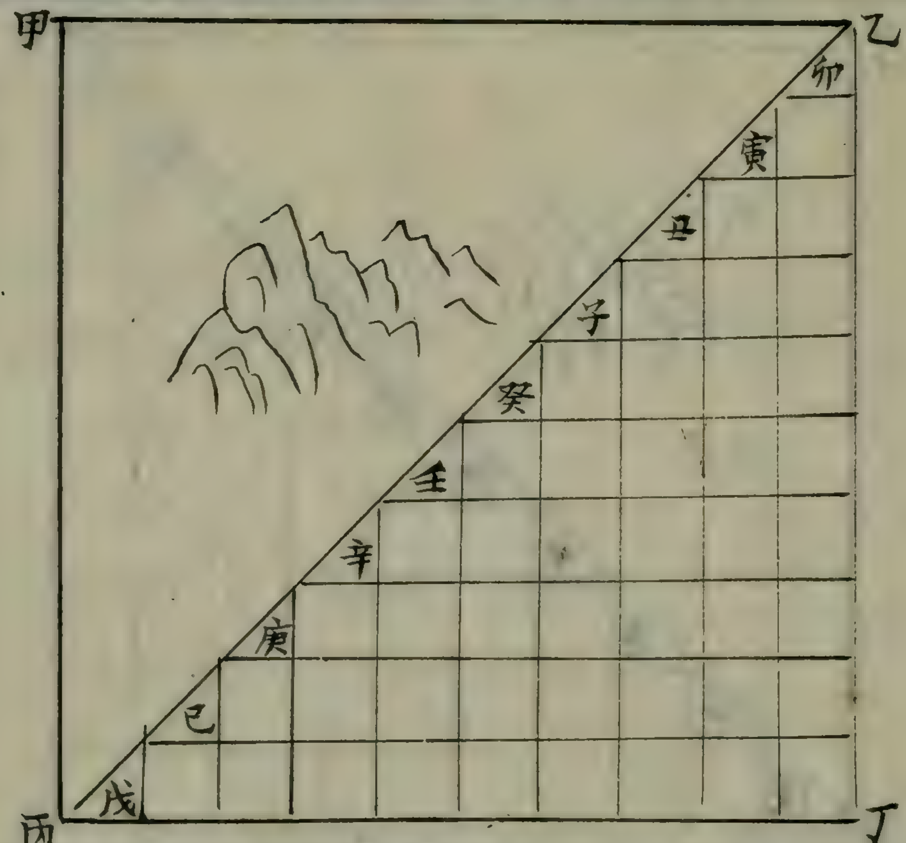
壬癸子丑寅卯八區得爲完井其餘或五六畉或七八畉猶得相連其間隙地或爲數畉或爲數畝○再論戊己正線若不鑿渠則辰午之間十區未申之間十區不能正其疆域又其溝水之長將踰一井不得不依線鑿渠注之柱洫乃自辰而鑿之至酉而注之又離酉而鑿之至戌而注之又離戌而鑿之至午而入

于澮此必然之勢也此渠大小宜與溝同〇此地既有枉澮不必畫爲一成但緣地勢本自平衍不得以小疵棄之也

臣又按井地或其一半斜遭山根不得疆理如法試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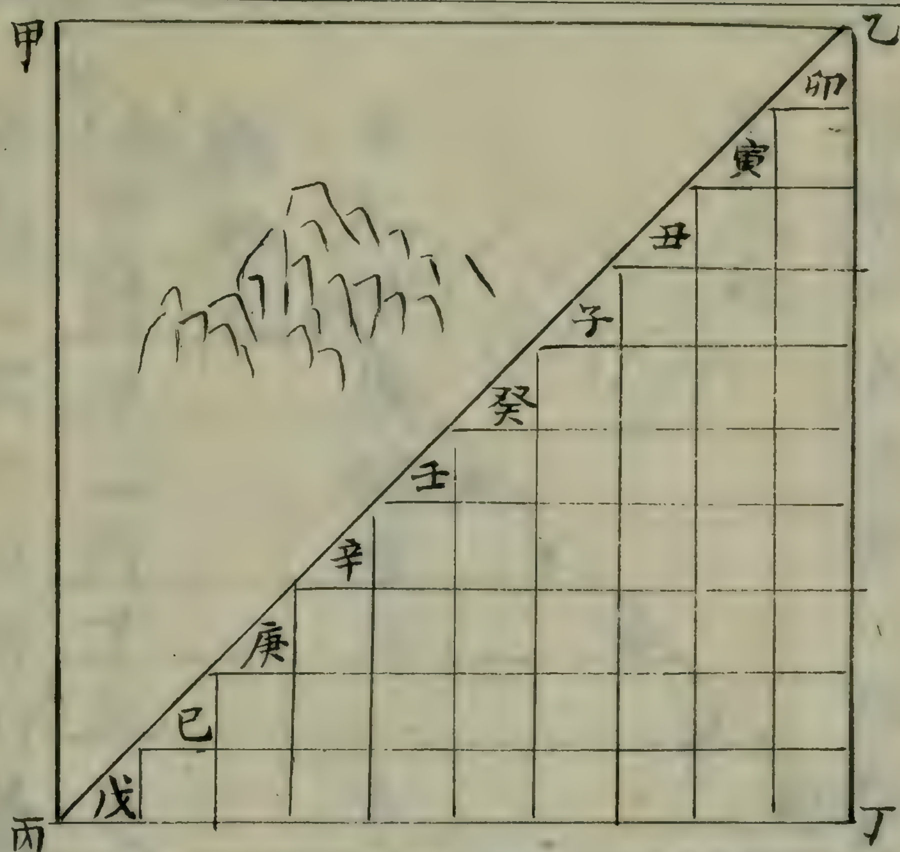
如下圖甲乙丙丁本是一同之地當畫爲百成緣有一座高山在於甲角山麓山根斜亘丙乙則不能完作一同乙丁之內第一間只得九成其次得八成其次得七

一同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為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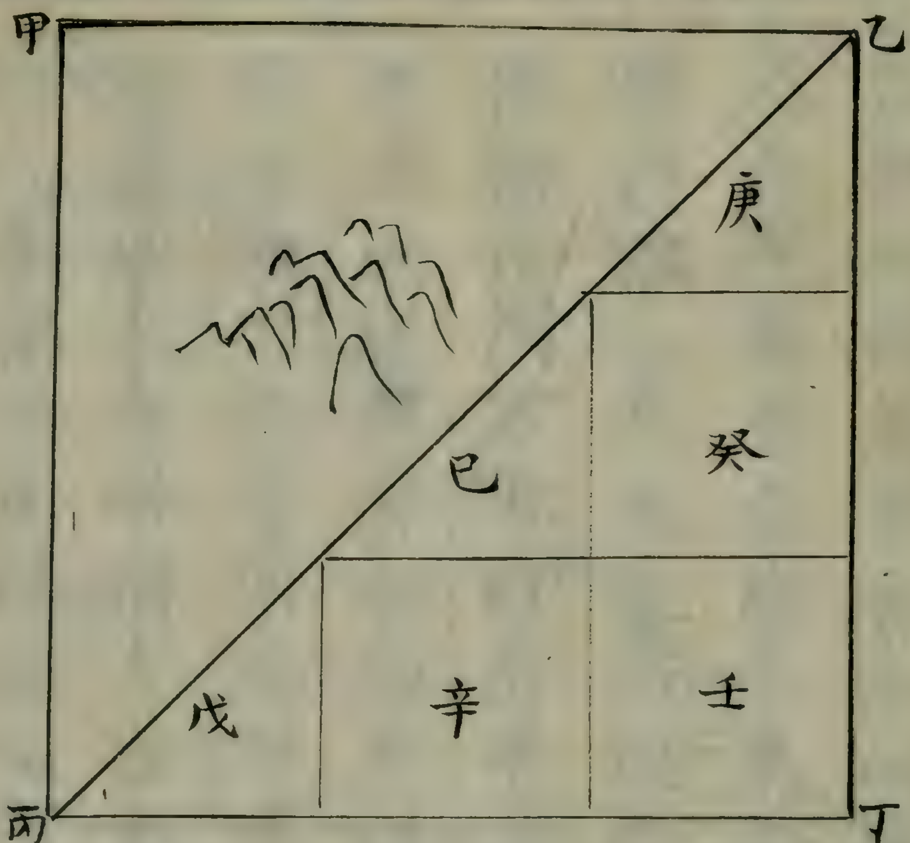
成下至第九間單得一成總得四十五成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十區皆為三角形不能成成但於其中各畫幾井與上四十五成通計得實數見下圖〇不唯是也澮之下流既廣一同不能正方乙丁丙角不得為直角圖不盡言

一成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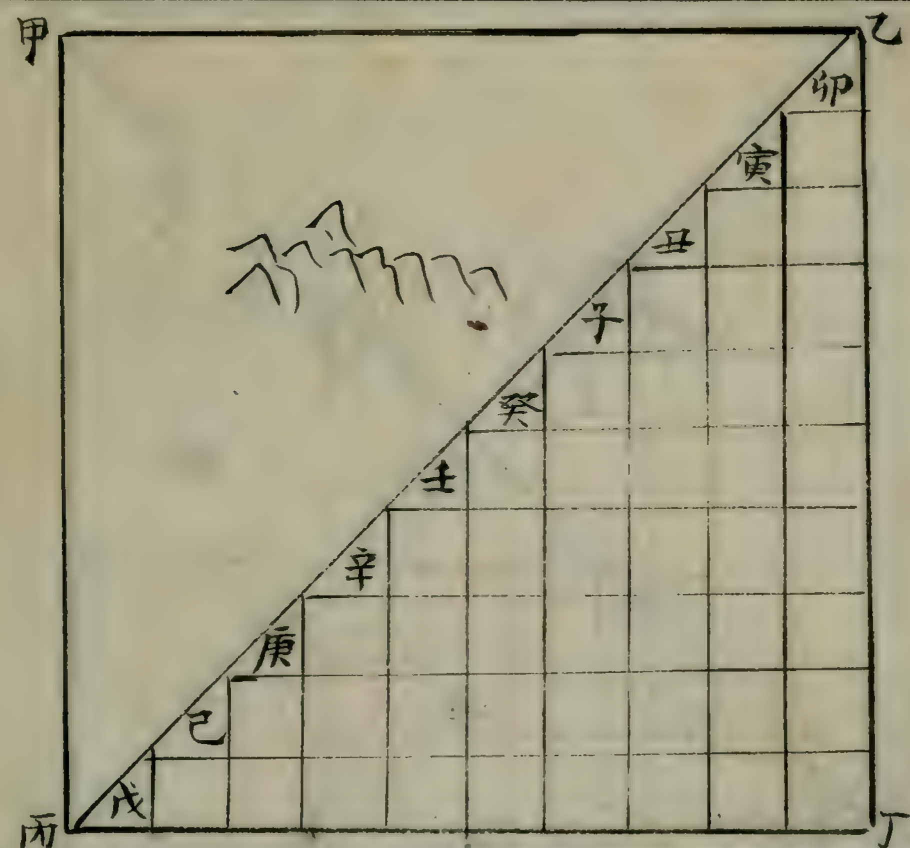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乙丙丁本是一成之地當畫爲百井緣甲丙乙三角形入於山根不能完作一成乙丁之內第一間只得九井其次得八井其次得七井下至第九間單得一井總得四十五井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十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井但於其中各畫幾畎与上四十五井通計得實數見下圖

一井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井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本是一井之地當畫爲九畉緣甲乙丙三角形入於山根不能完作一井辛壬癸三區只得三畉正方之田而戊己庚三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畉(不能開方爲百畝)但於其中各畫幾畝与上三畉通計得實數見下圖

一畎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畎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本是一畎之地當畫爲百畝緣甲丙乙三角形入於山根不能完作一畎乙丁之內第一間只得九畝其次得八畝其次得七畝下至第九間單得一畝總得四十五畝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十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畝或牉合以成畝或棄捐不治荒爲石堆若是畎地兩兩牉合總得五畝与上四十五畝合之正爲一畎之半

凡不能成畎者不能成井者不能成成者不能成同者皆執此諸圖照例作畎照例作井照例作成照例作同与全畎全井全成之完爲正方者合而計之凡九畎所積得稱一井凡九百畎所積得稱一成凡九萬畎所積得稱一同不必四角平直完如棊局然後乃可以曰夫曰井曰成曰同也○臣謹案古者封建之制上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雖周禮王制參錯不齊其大法蓋然也其所謂方百里者凡封疆之内有田一同則謂之方百里凡封疆之内有田四十九成七七四十九則謂之方七十里凡封疆之内有田二十五成五五二十五則謂

之方五十里非謂五等諸侯之國皆四角正方狀如棊
局也齊魯鄭滕疆域不泯其有一正方如棊局者乎不
唯是也封之於山澤之地則雖百里之國其田總不如
子男封之於平衍之地則雖五十里之地其田總多於
公侯天下其有是乎且雖上公之國如欲必得其正方
一同之地然後乃算一同則終古不得封矣其以殘缺
破井合而計之以充一同之數者又確然無疑矣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節凡治
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
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四萬
夫四縣之田○又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
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
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
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
可也○賈曰匠人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
經涂鄭註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
都環涂皆三軌彼註亦與此注同皆以爲都之野涂与
環涂同依內則云道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
中央是以鄭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涂皆容三軌也○

臣謹按匠人營國其云涂者路也與遂人畛涂之涂所指不同○又按經涂者王國城中之大路也環涂者六遂四郊之大路也環國四鄙故謂之環涂也野涂者邦甸家削之大路也在王國百里之外故謂之野涂也都經涂者邦縣邦都之城中大路也其經涂旣爲五軌則其環涂野涂應爲三軌鄭說皆可從也

鄭曰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即百步九而方一同萬夫積九則爲九萬夫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又曰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

人盡主其地○賈曰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又云六遂唯在二百里以內雖都鄙作井田遂人亦盡主其地○又曰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足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又曰九而方一里者匠人云方百里為同彼井田法溝洫稀少而云同百成為一同此溝洫法溝澮稠多与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又曰九澮而川周其外者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

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又曰鄭注載師亦以此等三分去一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臣謹案遠郊以外皆用九一故匠人用九夫一井之法六遂特用什一故遂人用十井有溝之法此二經所以不同也然遂經溝洫經澮以順川流之經則二文皆同特緣鄭氏註彼有誤賈說遂云溝洫從橫悉皆相換非也然其以百夫之地十十開方總於三十三里百步之内函此萬夫者註疏極精不似匠人之解今並從之但其云九澮而川周其外者大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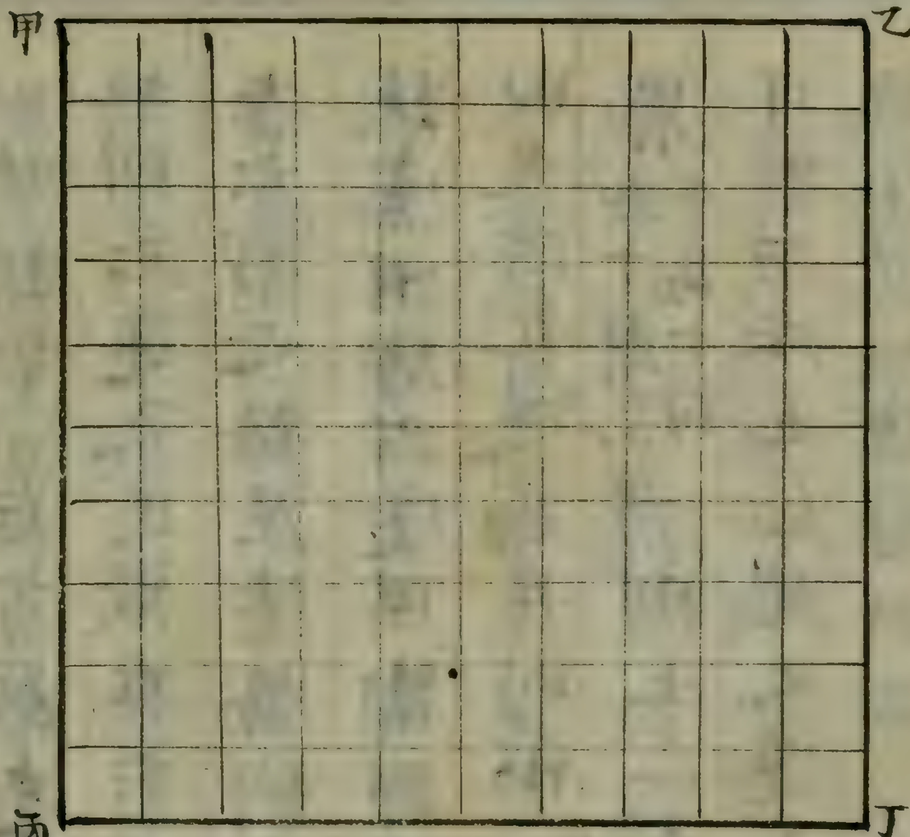
謬義川之爲物發源於高山或徃會于江河或直達于
大海世豈有人作之川乎王城南向而川横其南則是
東流之川也田在川北者十澮皆南注而入川田在川
南者十澮皆北注而入川川一而已川周其外有是理
乎此鄭迂處也○臣又按六遂之地內近王城外接遠
郊故或与六鄉並稱國中若遂人什一孟子稱國中什
一者是也或与遠郊並稱四郊若秋官遂士畫掌四郊
者是也然魯之費誓三郊三遂原自別稱不可遂以六
遂爲四郊也蓋此四郊之內以近城之七萬五千家爲
六遂名之曰近郊其餘家之在外者名之曰遠郊也六

遂民戶七萬五千家而其授田之法良田百畮之外又授萊田少者五十畮多者二百畮若有山林川澤溝瀆之等又在此中則四鄉五十里之内恐無以容此田地此所以郊遂割界別無一定之明文也王城方九里(見匠人)畫為九區中為王宮面朝後市其左右六區謂之六鄉然此方三里六區之内七萬五千家決不能盡容必有溢出於城外者載師以此謂之園地其六遂之田載師謂之近郊其文歷然鄭不知六鄉六遂原在何處其註周禮漫滮周章無所指的或稱六遂在於郊外或稱六遂在於公邑(在王城二百里之内)或稱六遂盡主都鄙(在王城五百里之内)

距王城最遠東撞西觸不可歸一今按六遂正在遠郊之內自六遂之內外爲遠郊無可疑也◎又按農夫受廛必在近田之地則六遂之民散在於王城五十里之內共爲三十縣与六鄉之接屋連牆稠密聚居者其法不同故六鄉曰族黨州鄉六遂曰鄰鄙縣遂其立名不同也◎又按井田之法九畉爲井則中一畉爲公田遂田之法十夫相累如十間之屋平爲一列則上一夫爲公田川在南則北爲上經雖不言可推而知也○總之遂人溝洫之制賈疏無錯今依賈疏作溝洫諸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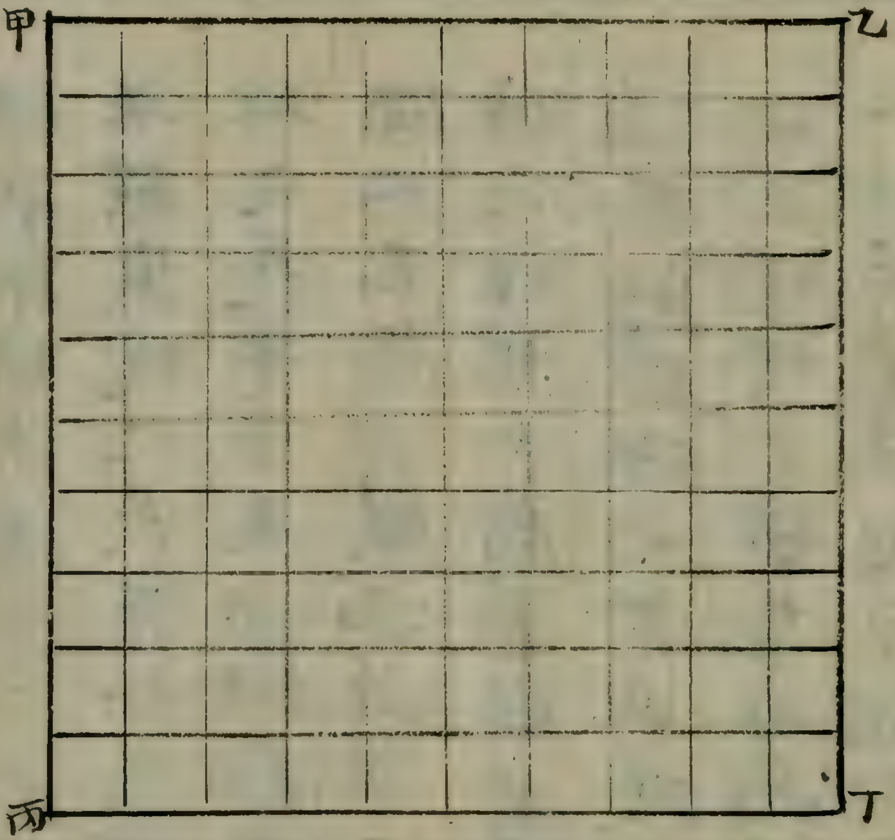
如下圖甲乙丙丁爲遂人百畉之地遂人之法十十開方甲乙大

百夫之地遂溝洫澮圖



線丙丁大線卽澮也百夫一洫而十洫注於澮故曰千夫有澮甲丙次大線乙丁次大線卽洫也十夫一溝而十溝注於洫故曰百夫有洫中間之九橫線卽十夫有溝也溝之長竟十夫中間之九從線卽夫間有遂也兩夫之間有一遂遂之長竟一夫經十畝之地入于溝溝洫之長竟十夫澮之長竟百夫而此圖澮之長亦十夫者是澮之一段也十分澮之一

萬夫之地十澮交洫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萬夫之地其一區爲百夫之地其橫線十一皆澮也澮入于川澮者緯也其從線十一皆洫也洫入于澮洫者經也○澮之長竟百夫上圖一區爲百夫則一區之長爲十夫洫之長竟十夫經十夫之地入于澮圖面雖經緯交錯澮長洫短覽者宜知之○乙丁線總有十洫每洫之外直近川水川上有路路內有洫故乙丁

亦有洫也○畛涂道路不在圖又澮水入川之處皆有橋梁今所不著

臣謹案遂之長竟一夫（歷一夫以注溝）溝之長竟十夫（受十遂以注洫）洫之長竟十夫（受十溝以注澮）澮之長竟百夫（受十洫以注川）兩洫相距三里有十畝（即十夫之長）兩澮相距亦三里有十畝（其長則三十三里有百步）十十開方則萬夫之地也然或遇地防或遇山根有虧有礙必當以破畝殘畎計其積數以充萬夫之地不可想之如棊局也其不成完局者亦皆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片片方正無一敧仄此先王之制也其必極之於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者此準備之法非

六遂之田悉皆如此也蘇明允終不悟此何嗟及矣○又按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者明此路非田間小道乃自王城達于四畿者也秋官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考工記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經旨不過如此鄭乃執達于畿三字謂遂人盡主畿内不亦過乎

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木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賈曰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臣謹案溝洫之制不特爲利田水而已設險守國之義實寓於其中誠以平原廣野四無遮阻則攻者無礙守者無措乃溝洫爲物掘塹斷壟灌水成濠

使敵人不得舍正路而趨他路正路一而已或設關以守之或屯兵以拒之何所不可乎周易之例坎爲田象而坎之象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与司險之文相表裏也昔吳玠設地網法以禦虜騎李勣在平壤設屯田劉仁軌在南原設屯田其遂溝澮洫皆如井田亦所以備盜也李德馨桑土志欲自國之西郊達于龍灣其間沿路之田皆設溝洫以仿地網之制其言必當用也

○又按賈氏以五溝五涂謂非田制田制之外安有五溝其義非也

經世遺表卷之

地官修制　田制三

周頌噫嘻之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朱子曰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内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萬人爲耦並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昔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櫟云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大率十而賦其一

○臣謹案私田之名成於公田若無公田亦無私田

詩旣云駿發爾私則其有公田可知如大田之詩旣云
雨我公田則其有私田可知六遂之有公田於斯明矣
有賓而後主之名生焉有私而後公之名起焉斯易悟
也餘見前

小雅甫田之篇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鄭曰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
夫其田萬畝○朱子曰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
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臣謹案
鄭注周禮每云九夫治一井有王稅而無公田今於甫
田之箋却云井稅一夫可知禮註皆謬義也

小雅大田之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臣謹案鄭箋朱傳亦皆以此爲九一之法

小雅信南山之篇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董仲舒云每家廬舍二畝半○孔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朱子曰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臣謹案楚茨信南山二詩卽公卿有田祿者祭其先祖之詩也卿大夫祭其先祖必以圭田幾見圭田有公田乎中田有廬者於圭田之中偶作草廬以監其瓜今俗瓜田皆有守草樓無古今華

東之別也其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四句皆瓜説也廬是守瓜之廬故詞旨調叶若是公田二十畝之廬則起句贅疣而不安四句不能調叶先儒引此以證二畝半之義似巧而實迂不可從也二畝半之説本不合理詳見下特以董仲舒治公羊之學史記儒林傳欲立什一之義爲此説耳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節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
之雖周亦助也

趙曰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
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
皆什一也○又曰徹猶取也徹取物也○春秋正義云
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
唯得五十七十宣十五年初稅畝之疏○臣謹案孟子所聞五十
七十之說本与井田不合趙氏釋皆什一之義最爲平
正其所云周人百畝而徹者必指遂人而言然則五十
七十亦似夏殷六遂之制也今人 以公田二十畝爲廬

之說爲周人什一之解然此十一取一非什一也詳見下
曷若趙註之爲合理乎○又按徹字之義亦趙註爲長
餘見孟子說今不疊述

使畢戰問井地節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節 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趙曰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
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
什一也○又曰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

餘力者○又曰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園圃家二畝半也○臣謹案野九一者小司徒所掌遠郊之外至於四畿皆用井田之法也國中什一者遂人所掌唯六遂之地特用什一之法也五十里之內周禮有邦中之賦四郊之賦甸稍縣都之賦由內達外歷歷各言而六遂之賦無所論明六遂在四郊之中也秋官遂師掌四郊然自外甸而視之則六遂密近王城故孟子以六遂爲國中而遠郊以外始謂之野周禮孟子豈不符合趙註不可用也○又按餘夫者一夫一婦之不能廣治者也八口之家有五六人可任其力者乃授百畝其或一夫一

婦難治百畝者授二十五畝也八口治百畝則每二十
五畝二人治之也
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税畝
左氏曰初税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云公田十畝
借民力而治之税不過此○杜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
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孔曰漢書食貨志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
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
爲十外税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税一夫其田百畝則九

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內十一郊外九一也○臣謹案井田者九一也九一之外似若毫髮不侵然考諸經傳九一之外明有賦稅禹貢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此九一之外又以馬饟賦之於田夫也詳見禹貢說小司徒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九一之外明有貢賦又斂之於田夫也旅師收耡粟屋粟耡粟者九一之收也屋粟者夫三之稅也此九一之外明有田地之小稅也

今人童習白紛不出於孟子若云九一之外又有稅斂無不愕然以驚者然諸書具存不可諱也然則初稅畝之書於春秋何也井田之稅徵於其屋非徵之於其畝也通一屋而定額非逐畝而稅之也書之春秋不亦宜乎稅畝以來魯之田役遂爲什二此天下之大變曷不書矣〇又按二畝半謬義也詳論在下

公羊氏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〇何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与民自取其一

爲公田○又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又曰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又曰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又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

一巷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臣謹案若非九一則井田原不必作本以九一之故爲井田今乃於井田之中割畝二十欲成什一之制豈合理乎誠若什一爲天下之中則先古聖人何不治田如遂人溝洫之法使其無待乎刻補也何况公田爲廬之法是十一而稅一不是什一公羊旣以多乎什一者爲大桀則九一不免爲大桀獨不念寡乎什一者爲大貉乎避桀趨貉將又何益吾東之俗朝鮮洌水之間田稅謂之九一（方言或稱九一或稱九賔俚音一与賔本自混同）意者箕子之時始行井田之法名曰九一古語流傳至今不變也什一之文見於載師什一之

法見於遂人而井田則斷非什一公羊以來謬立什一之義其文則竊取孟子大桀小桀語其學則傳於董子而穀梁又竊公羊之文自刱廬居之說漢魏諸儒無有能擊其非理者其說於是乎大行矣臣竊思之古者一宅之廛不過一畝故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古制王城之內分為九區王宮居中面朝後市左右六鄉兩兩相嚮而六鄉之數爲七萬五千家彼於方十里之地僅占九分之六而戶數若是其多則一廛之不滿一畝亦已明矣方十里所函本不過九萬畝其中又除三區及溝渠涂巷况匠人營國本爲九里則尤不可解城中恒居之廛猶不能滿一畝而田中時寓之廬乃至

於二畝半有是理乎孟子稱五畝之宅本指野廬而言先儒乃謂國中之宅二畝半田中之廬二畝半以當五畝之數其崎嶇離刻乃至是乎夫以衍沃之土畫之爲井片畦如金今乃以什一之故割去二十以廣無用之廬誠如是也何不畫地如遂人不煩離刻而天然爲什一乎小人懷居安土重遷人情也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又何說也春土脈旣發則民負其耒耜戴其瓶罌輦其錡釜擔其箱篋攜老扶幼曳犢拍豚于于然就二畝半之廬寢苫枕塊土癲濕痺苦楚若赴戍之卒而王城之中十室九空人煙斷絕巷塗寂寞雞犬無聲天子將誰

与共居觸目荒寒氣象愁慘及至秋成之後民又輸其穗秸運其粟米与凡日用百物盡收而還入城天下其有是乎騷騷擾擾無一時之安息人其有樂生之心乎斯皆秦漢之際迂儒曲説斷斷非先王之法也井田九一無什一也○又按何休謂肥田瘠田三年一換主易居此亦行不得之政也民以此田知之爲永業然後除其磽礫去其茶蓼謹其畎遂厚其糞壤若知三年之後按例換易其誰肯爲是乎荒天下之田者必此法也市井餘夫之義亦謬

穀梁氏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

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范曰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又曰損其廬舍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臣謹案穀梁者公羊之影也凡其訓義皆剽竊公羊而又增飾之此章其一也公羊竊孟子之義以什一爲井田之法其後公羊學者病其不合乃刱二畝半之說爲穀梁者又竊其義乃稱公田爲居斯豈周儒之文乎二畝半太廣故內譏蔥韭

之圃外起楸桑之園欲以文其説嗟乎公田荒矣漢晉儒者無有能覺其詐者至唐始克研究孔穎達爲春秋疏引漢書盧舍之説曰是爲十外税一（文見上）賈公彥爲周禮疏引公羊蔥韭之説曰是爲十外税一（匠人溝洫疏）孫奭爲孟子疏引漢書盧舍之説曰十外税一（白圭章）十外税一者謂十一而税一也十一而税一則寡於什一此公羊所謂貉道也無寧桀道爲中國乎井田九一無什一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節）貉二十而取一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趙曰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孫曰載師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節 鄭玄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臣謹按孟子答白圭之問亦不曾明言什一而趙岐據滕文公之章解之爲什一然周時之有無公田孟子不能明知僅誦大田之詩疑周之有公田則其稅之九一什一孟子將何以明辨乎井田九十無什一也

〔通論〕陳及之曰周禮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首必有一溝以

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也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其實一制也○朱子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註分作兩項却是○陳鵬飛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馬端臨曰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

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爲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爲數則似太拘蓋助法必須以平地之田畫如井字整如碁局貢法則無問高原下隰折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不言其尺寸耳○臣謹按二法波不可合然九一什一皆可以爲助法何必什一有貢而無助乎鄉遂用助法都鄙用貢法者鄭玄之說也然鄉在城中本無田地毋論助貢都是無麪之餅既六遂之用貢法其在周禮六篇亦無影響其說豈有徵乎

千畝之田九夫治之以其百畝輸於公室是亦助也何
謂什一必貢乎周制以九職任萬民九職之民各獻其
物名之曰貢除此以外無貢也馬氏之說疎闊尤甚不
足多辨今姑略之

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畺地

鄭曰載事也臣謂載猶籍也洛誥云丕視王載○任猶

擔負也謂以此職授之於此地似若擔負然也○物猶辨也（鄭云物色之）地事地之所宜也地職農牧衡虞之等也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國中者城中也（大宰云邦中）園地者城外之地也（在六遂之內）近郊者四郊之內地也（即六遂之田）遠郊者四郊之外地也（百里之內）甸地者邦甸也（二百里之內）稍地者家削也（三百里之內）縣地者邦縣也（四百里之內）畺地者邦都也（五百里之內）○鄭曰廛民居之區域也（臣）謂里者比閭之總名國城之中惟有民家無園圃田疇○種樹曰場（孟子云場師養樲棘梧檟周禮場人共果蓏）種菜曰圃（鄭云樹果蓏）六鄉六遂十五萬家必廣置園圃可給果蔬○鄭曰宅田致仕者之

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田三士所受之祿田也賈田賈人以其貨物供國用及秋會計以賈田之穀受其價是賈田也近郊之地以此田任之○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祿田也牛田牛人之田以養牛也牧田牧人之田以養羊豕也賞田特例賞賜之田也（司勳有賞田之文）遠郊之地以此田任之○公邑之田天子之祿田也孟子曰君十卿祿天子亦如之（天子之祿十倍於卿祿）四井爲邑故謂之公邑○家邑之田卿大夫之祿田也小都之田受封四甸者之采地也大都之田受封四縣者之采地也（鄭云王子弟所食）○臣謹案周制六遂什一野外

九一之外其賦稅之大者有三一曰里布此後世之所謂戶役也二曰屋粟此後世之所謂田租也三曰夫家之征此後世之所謂身貢也漢唐之租庸調卽此遺法租者田稅也庸者身貢也調者戶役也什一遂人之所掌九一小司徒之所掌乃若載師之所掌者一曰任土以授地職二曰征稅帀三者以徵雜賦什一九一非載師之所掌也

先鄭曰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臣謹案周制凡仕於朝者皆以官爲家長其子孫大宰居大宰之署載師居載師之署有功則車服以庸陞其秩增其祿而

已不以罪免官不以年致仕則恒居公署豈復有私宅乎惟致仕之臣退居私宅或在城中則自稱市井之臣或在郊外則自稱草茅之臣後鄭之義不可違也先鄭曰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鄭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臣謹案古者世祿大夫之子必不躬耕若庶士之子遂爲農夫則但當受田百畝編於井邑又何爲別給士田乎若云父方食祿子又耕田則尤屬非理先鄭不可從也圭田雖是祭田亦於祿田之傍置此圭田故大田甫田楚茨之詩皆卿大夫旣稼祭先之詞而其詩曰我庾維億南東其畝曰歲取十千

如坻如京雨我公田皆非五十畝之所能當也况大夫士之祿田鄭注都無所任豈不疎哉後鄭不可從也

先鄭曰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与之田〇鄭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〇臣謹按賈人非吏先鄭非也賈人坐市其貨足以養八口又使其家人受田可乎後鄭非也案聘禮曰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又云展幣於賈人之館明王帛皮幣或使賈人共之也鄭讀賈爲價非也我邦宣惠廳大同之法令賈人供其貨物貢人賈人本以大同之米受價古今之情宜未殊也若使公家盡主一國之田而割畿內之田名之曰大同之田以償供物之價則

此周之所謂賈田也夫工商二家其利厚於農夫又從而官給田祿必使之富益富有是理乎賈田者酬貨之田也

先鄭曰官田公家之所耕田也○鄭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臣謹案凡田皆農夫耕之士大夫之家府胥之家其家人别受田將何爲哉亦授之農夫而已誠若受田於國家以授農夫則是祿田之外又一祿田也其父食祿足以俯育而其子又受祿田不亦過乎鄭說非也

先鄭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鄭曰牛田牧田畜牧

者之家所受田也○賈曰司農意此即掌牧六牲者也
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
有稅乎○臣謹案周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
其享牛求牛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之牛饗食賓射共
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
旅共其兵車之牛其牛幾千頭矣又牧人掌牧六牲以
共祭祀之牲牷其羊豕幾千頭矣不授之田何以養之
牛田牧田不可無也尋常畜牧之家受田無義後鄭非
也賈疏以爲公家放牧之田不得有稅又一節也凡所
謂士田官田宅田賈田牛田牧田皆收其九一以給其

祿以酬其價以資其牧養而其本田之屋粟本廛之里布本身之征役無不自在何得云公家牧田不得有税乎田名雖異一夫之受百畝天下皆同賈說其當於理乎

鄭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臣謹案鄭不知六鄉六遂在何地或鄉遂並稱或以六遂謂在郊外或以六遂謂在三百里四百里又以六遂爲公邑其誤大矣夫旣以公邑任甸地

則甸地者二百里之内也與六遂何干司馬法云二百
里為州者適其所聞不同耳同一周禮之書六遂或稱
園地邦都或稱畺地葢自當時名稱或殊鄭欲以此徧
置州長縣正於鄉遂之外亦拗矣
鄭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
王子弟所食邑○臣謹案采邑之制原不可解大夫公
卿各有應受之祿田將云祿田之外又有采邑乎後世
之法漕天下之粟班祿於京師三古之制分畿内之田
仰祿於采邑故公卿大夫士之祿皆以田而為制王制
孟子其文歴歴若班祿京倉如後世之法則制祿當云

粟米幾石豈可曰其田幾畝乎祿田之外或有軍功賞之以田此非人人之所得有也臣故曰公邑者天子之祿田家邑者公卿大夫之祿田士田者三等適士之祿田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祿田小都者勳臣同姓受封之地大都者親王子弟受封之地然其受封者止爲封君不得爲國君此古制也位卑者授之以近地位高者授之以遠地量力之大小較穀之多少使卑者便也

鄭曰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臣謹按此條最合理鄭旣知如此又何以一成一甸强合之爲棊局也

鄭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臣謹按國城之中但有屋宅無一片之土可任樹藝故任之以廛里城外之地專務果蓏其所須之急甚於稼穡故任之以場圃者凡密近王城者果蓏多利自郊以外乃治田也鄭乃以國中爲邦畿千里之總名豈不踈哉冡宰九賦之目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由

內達外歷歷各言國中非邦中乎遂人之授夫一廛者
六遂之地其地猶窄故廛有定制郊外闊遠之地地廣
稀籬落荒踈不必限之以一廛故鄉遂之外别無授廛
之文鄭欲以遂人統領千里之畿皆授一廛之地則先
王制作之妙無地可問矣
鄭曰食貨志士工商亦以口授田五口當農夫一人餘
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
力出耕公邑節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
○賈曰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臣謹
案鄭不知六遂在何地今以六遂謂在邦甸賈不知六

鄉在何地今以六鄉謂在遠郊茫昧甚矣六遂者四郊之内別以三十縣爲六遂也六鄉本在城中唯其溢出於城外者謂之園廛也食貨志之誤詳論在下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臣謂園廛者城外附城之地受一廛以爲宅者也○城中不治園圃不治稼穡又欲其繁庶樂生故不征其宅稅六鄉之廛溢出城外者專務園圃其利雖多旣是六鄉之民故其宅稅從輕二十而一也近郊者六遂也其宅稅亦從輕爲十一遠

郊漸從重其宅稅爲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益以從重其宅稅至於十二若夫漆林之征內自郊遂外達畺畿皆二十而五也○其征稅之法亦量其廛地假如園廛以一畝爲一廛（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則二百家爲二百畝之地乃於二百家但取十畝之率則二十而稅一也遠郊之地以五畝爲一廛（孟子云五畝之宅）則四十家爲二百畝之地乃於四十家通取三十畝之率則二十而稅三也近郊之十一縣都之十二其例皆同

鄭曰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賈云官府治事處）○臣謹按載師之文一國中二園地三近郊四遠郊五六七

八甸稍縣都由內達外文如貫珠國宅明是城中民家
園廛明是城外民家先鄭之解本自合理鄭必以國宅
改之爲官府豈不拗哉官府公署有無征稅原無可問
唯民宅之稅在所商度故著之爲法曰國宅無征
鄭曰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
疆場有瓜○賈曰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
無穀也百晦田畔家各二晦半以爲井竈蔥韭是園少
利也信南山詩云疆場有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
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園廛有稅也○又曰園卽上經
場圃任園地廛卽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幷言之者以

其出稅同故也〇臣謹案通邑大都其密近城闉者例治園圃以給萬家之果蓏況天子之國城乎故六鄉之廛其溢出於城外者專治園圃名之曰圃地此雖城外猶是六鄉之地也故其宅稅至輕其外六遂之地謂之近郊其外四郊之地謂之遠郊郊遂雖同在百里之內祭祀賓客大喪大葬師田征役六遂之民勞於遠郊故田稅宅稅皆遂輕而郊重鄭乃以園廛為遠近內外之通稱凡瓜蓏之田皆欲二十而稅一豈不疎哉國宅園廛近郊遠郊由內達外文如貫珠若以園廛為畿內園圃之通稱則章法亂矣中心最薄而無征國中宅次外從

輕而廿一六遂宅次外居中而十一近郊宅次外稍重而廿

三遠郊宅次外最重而十二甸稍縣都宅層層包裹節節差等

如竹籜之苞青如蔥根之疊白其制絕妙其義至精鄭

說一至而其法破碎混亂不可以按行豈不惜哉農家

之利莫厚於園圃百畝之田歲收粟幾釜以之爲錢其

田幾何百畝之田歲收蔥幾束以之爲錢其錢幾何蔥

之利必十倍於粟矣但此等果蓏必國城至近之地乃

可無滯故郊野以外有稼穡而無園圃此物情自然也

鄭乃曰園圃少利故其稅從輕迂闊如此無以議茲事

矣○又按廛者民居之區域也鄉內地狹限之以一廛

故上文曰以廛里任國中此六鄉之在城中者也下文
曰以場圃任園地此六鄉之溢出於城外者也廛卽園鄭
以園廛看作二物尤大迂也○疊場有瓜是於棄地之
中種瓜以盡其地利也雖使桑大夫爲國此瓜不可有
稅鄭賈乃欲以此瓜當園廛之稅不亦迂哉天子之祭
場人供其果蓏又何必取瓜於疊場
鄭曰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賈曰近郊十一
者卽上經宅田士田賈田同十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
三卽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同二十而稅三也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卽上經公邑已下四處甸地之中

兼有六遂矣三者之中皆有公邑若然此云十二者除
三等采地而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又曰春
秋公羊說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周
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
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六百四十斛芻秉一
百六十斗缶米十六斗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
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
小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臣謹案國宅者城中
之民家也園廛者城外之民家也然則近郊之十一遠
郊之廿三甸稍縣都之十二皆蒙上文立宅稅之率者

也世有田稅之率而或爲廿三或爲十二者乎小梁大
梁之議周公首犯之矣鄭爲是悶此經之註漫漶彌縫
不言其爲某稅權且書之曰國稅所謂國稅者廛里之
稅乎關市之稅乎山林之稅乎澤梁之稅乎以文則如
田稅以事理則不可以十二故權且名之曰國稅至考
工匠人之註乃引此經謂之田稅故賈疏遂以此爲田
稅也賈疏諸說皆糊塗迷亂不可致詰或以公邑通於
遠近或以公邑同於鄉遂末乃斷之曰王畿用梁貉法
諸侯用什一法豈可以破吾惑乎國彌小則役彌煩役
彌煩則賦彌重誠以諸侯之法亦具體而微祭祀賓客

軍旅會同百官羣吏事大交鄰其用浩繁也賈乃曰國

小則稅輕其亦闊於情矣（又按一井出稷禾秉芻缶

米者魯語仲尼之言也此是井田之恒率何必有軍旅

之歲乃有此收亦謬義也詳在下）總之載師之職旣任

其地收其里布收其屋粟收其夫家之征見下文國宅園

廛一節卽里布之立率者也里布者宅廛之稅也与田

稅何干田稅但有九一惟六遂之地別用什一也